

出版

英雄的斯大林城

自去年九月以至今年一月，希特勒動員他所有的機隊來進攻大芬林，當時他佔領了個城就放在他簽于裏面。但英軍的紅軍卻打了法西斯的軍隊以頑強的打擊，消滅了希特勒三十三萬人的精銳，而德國冠了斯大林的英雄的城，也始終使德英英雄般的矗立着，爲什麼英軍的紅軍都保衛了斯大林城和擊潰了法西斯的軍隊呢？那我們現在便從俄道的本報書文學中，就可以得到一個滿意的回答。

△每册十元▽

愛倫·坡作
戈賓·羅譯

行刊課書圖報本

1997年12月

烟香

芳芬味烟
迎歡人人

尚高質品
點極到好

油 香

〔油蔴礮小製精〕

命他繼有富
寶至生衛係
味香色揮發
要調烹乃

總批銷處：重慶民權路七十四號

處銷推埠外本舖招

函洽請垂厚益銷店食作各標
洽或面者有優利經品社合迎

WILD ROSE

提倡國貨！ CIGARETTES 味道最純！

價錢克己！ 吸 請 應酬上品！

野玫瑰香煙

金門烟草公司出品

司公限有份股草烟華健

異軍突起之品

國產香烟

紅 飛 虎

意滿管包 用享君供可即日不

張家花園四十一號

幣國本資
元萬千一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重慶打銅行

和成銀行

活定兩便
儲蓄存款

存利息優厚活期
 存款爲優厚支
 取無定期存款
 時間之限制
 可隨時存入一次
 取時
 總行
 中正路
 詳章
 備索

印刷機出售

本廠近由淪陷區搶運到舶來對開及上海對開印刷機數百機件良好接洽處桂林六合路六合北里十一號
更生製墨廠 電報掛號六八二一

聚興誠銀行信託部

代辦土地登記
代理各種保險
代客報關運輸
妥穩週全方便

總行 設重慶
分設 各處
分設 各處
行處 各處

盟軍克服北非照片展覽會

重慶銀行

啓事

本行外匯存款，地點通匯，匯價減少，利息優厚，存取便利。類似長期之利息，類似活期之便利。迅速低廉。

西昌、雅安及其他省內各縣市均能直匯。

昆明、上海、康定、貴陽、

客

中國劇團
獻集會賑濟災魯為
一演公一
劇幕四第方後戰抗
的題問育教
演上場九廿第天

金瓶梅

[illegible]

報本
課書圖
徵求活期定戶

全國進步刊物均可活期定閱
每種繳款五十元即可陸續寄發
迅速經濟事乞印就簡章備索

交通銀行 增辦二種儲蓄存款 啓事

本行爲便利儲戶起見特增辦下列三種儲蓄：

(甲) 特種活期儲蓄存款 此項存款爲儲戶存取便利而設，存款用送金簿，取款用支票，利息以週息七厘計算。

(乙) 通知儲蓄存款 此項存款爲儲戶便於存置備用資金而設，分爲兩種：(一) 取款三日前通知，利息以週息八厘五毫計算，此外另訂有優待辦法。(二) 取款七日前通知，利息以週息八厘五毫計算。

(丙) 團體活期儲蓄存款 此項存款爲便利疏散鄉郊之團體而設，集團辦理收付，手續簡便，利息以週息八厘計算。

上項儲蓄存款均備有章則請向本行索取

當劉德來時，他看見孩子哭哭啼啼，尚未睡醒，便喊他的妻子道：

「葛蓮，娃兒又在喊叫了。」

葛蓮沒有答應。他回下望了一望，才注意到他不在屋裏。他便奇怪，但他想：娃兒是洗澡去了。他便拿起一塊布，着他要兒病中，阻止他喊哭。之後，便在穿衣。

他開始計算，他從賣物納家「弄到」多少錢糧食。他能「弄到」米幾石。由於一時的衝動，他爬上頂樓，去檢視他的「貨物」。可是，不見了！一個物也沒有了！

他趕快跑下樓來，急奔到麥子掛東西的所在，拉開緊閉的窗簾。麥子的東西也不見了！……直到這時，他才開始明白，娃兒已經逃走了。

「誰帶走她的呢？」
「跟着她走的呢？」
古勃呢？……還是古勃呢？……

「此吧……麻瘋腿手！『乾死的東西！』……誰在乎！他以熱度的淚液對自己說，朝牆壁上一吐常喝沫。『這個是一手汗蒸的活計哩！……哈！哈！哈！哈！……』」

他厭惡孩子。

「可是把這個同溫的娃兒怎麼辦呢？」他自己沉思地咕嚕着。「假如我祇要知道她在什麼地方，我就會把她正丟在鞋底門口——即去罷！……這是你的！」

一種劇烈突然閃過他的頭腦，使他臉色變得蒼白。他咬緊嘴唇的上唇。他雙手同時發起抖來。他走近那娃，那孩子毫無意識地披開，他的一只破襪塞在被褥在一旁。空空的漢塞在嘴裏，對左側發，漠然微笑……孩子的形狀忽然變了！

最大的堅決和勇敢

谷 穎

看了本報登載的「鄂中朱莊之戰」一文以後，我受了極大的感動，最好能是一篇傳奇式的英雄史記。你們還不知道，這就是楚漢的戰鬥，楚的英勇啊！古人說：「英雄多寂寞寂寞之士」，而眼前這楚漢的事實，不正明白地告訴了我們麼？

英雄主義的精神，就是最大的堅決和勇敢。便有堅強的意志力和勇敢戰鬥等的決心，才能表現英雄氣的愛國精神。才能發揮偉大的愛自由愛人民的壯烈精神。今天我們需要的正是這種英雄主義的才能。數百年來在湖北敵後奮鬥的我們英勇的子弟兵和民兵，恰恰替中國人民做了一個最好的典範。

宋莊之戰，使得敵人喪胆，却使千百萬人民和各鎮英勇的前方將士們，聞之大大地受而鼓舞；多打幾個像這樣使動人的勝仗！對於我們無疑是再好也沒有，可是，對於敵人呢，那簡直是亡命的毒藥呀！

敵後我軍以兩連兵力，對敵一千五百餘人，實力大相懸殊，武器又差，又是在大平原上進行海戰中的陸地戰，敵人是從胡漢武裝到牙齒，然而，勝利的是我們，不是敵人。我軍以七十三人的血，換取了敵人一千一百餘人的血。還不要神話了！不是神話！我們勝利的原因是什麼呢？——最大的堅決和勇敢！而堅決和勇敢精神的總樞，正是人民的發動，愛國的熱情，智慧的创新，自覺的紀律等等，這一切力量集合表現。

民衆們，戰士們，勇敢地進鬥吧！我們要堅決的打垮敵人！

○。戲影的頭目老格拉尼克，慢慢站起，走近孩子，查看着他，並且拍着孩子的背。

「捉錯的寶貝的小人！他準像被捉去爬蟲的一層預備，毫無問題……他的媽媽是誰？」

「但願那惡火燒身！她逃跑了，把燭台也撈了去。」

「給你藏下了這個孩子？」

「可不是。」

「糟糕……糟糕。」老明兒猛敲他的頭。

小格拉尼克奔過來，到拍利說：「那才好！我請你現在只好放樂我的銀票，作個奶奶了。」

「媽跟你開了一個大玩笑，呢？」

「莫要真興起，敲碎你的腦袋。」老老爺在上，拍利就是拍利！

他把孩子抱在懷裏，走出廳去，他覺得好幾人們都在指點着他，並且大笑着。

會上的

李、沈月女士一紙爲爭，於此竟也許多，看哪，到處發，民話，屬約不，會享受，明白，婚的，終身，然，的。其，期，他重士，却，而在法

(來信已在前日刊布)

○陳諸先生：

新嘉坡「箱」有一三次說到戀愛問題，我們這青年男女最感興趣的莫過於此。婚姻自由主義固然重要，並在這基礎上還有社會公德問題；白頭到老對於戀愛婚姻的認真負責的必要，可曾有人以為對這類老問題，已經沒有炒冷飯的必要嗎？因爲青年公同社聚而結締的緣由，包藏許多糾紛來的問題，理應慎重，而帶給青年計利求聚的輕信和不智！

法律上雖然規定：「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可是事實上還只有少數少數的結婚是通過律師法律所給的許可。我不知道爲什麼在這種情形之下，竟不顧一切，而不尋求本同意的婚約爲無效，一切現代文明的說教，一把刀便去切斷了。法律保障人民的權利，竟什麼對於人民的婚約不給予保障呢？

英法第九百七十六條的規定，解除婚約和離婚也是可以用依法決定的。生死不明、重刑不治、患花柳、戒癮深、神經病、特使別等，都是理由，都可解除婚約，但如像上述情形而解除婚約，自應該以費用上負其賠償之責。像陳先生的情形，自然該以費用上負其賠償之外還有情。如果一見面就這樣感到不合，再要

「你的孩子，你是什麼人呢？」
「一個姓柏的，和我一樣。」你笑我。
他在河岸近旁把孩子放下，站到一顆柳樹下去，看他做什麼。孩子用腮幫子，洗他的一雙手，好像是在洗着中京的鴨兒菜。

「媽媽！媽媽！」
他聽到兩聲哭叫背後，更清楚他的哭聲，可是他還猜見他的哭聲，是他這樣一頓痛，一頓痛，痛得他不見，直到像什麼也看不見，看見只是於是在他屈指時候，然而就在天際亮起在他中間時，突然他想起了「也許會遇到他來的了」他的頭疼了，但覺心中有一陣跳動，但是他隨即向前跑。

他忽然停下了，四面一望，迅速地照原路轉去。他望見孩子在大門外，從林外的小屋走來，朝樹林跑去，在後面跟着他。柏求克走了，給那條紗綫

對力說：自己父親的大意，是爭取自由。據對方解釋，這種解釋的大概，是對於不識事的人，已父母親的意見，要決定目的的去辦，最後常常可以達到目的的。

至於常先生和沙生二位，却有着不同的情形；第一，他們都有一個結婚好幾年的妻子；第二，這婚姻都是出家長一手促成的，他們在當初訂約結婚的期間，也都曾反對過，但因「年動力趨」，反抗不了，也就順着去了。第三，婚姻生活都過得很苦痛，而沙生先生還有一個從小愛至今的妻子。

——那麼誰該怎樣呢？

我以為，在處理這樣的問題時，除了法律上的考慮外，更應有道德上的考慮。我們在四月廿一日對李先生第一次來信所答覆中已表示原則上我們不對離婚持贊成，但是我們也要補充一句話：假如結婚是被迫性的，和對方是個下流妹，這樣的理由，從道義上講還是不能成為離婚的理由。既然已經在這幾年間的夫妻關係，那我們就不在想到現在已是強迫婚約的犧牲者時候，這就是說，要絕對方當個是一個同命連的人那樣看待，而且自己有了社會學求知，則期望方比自己的考慮，看出一個人。因此，必須經過方比的考慮，看出

情願的，而不圖保持舊日深淵裏的朋友，和姊弟的關係，但方之為之，固然從道義的了解與考慮之後，認為必要的必要，那就該歸結歸結地應用合理的，不背道違離的方法來結束。總之，像發現這樣的慘痛無主的情形是必須結束。而你現在的丈夫盧德麟啊，只是使你們全家都變為罪人，又難料知她一生所不過這一點上考慮，你究竟從未想到那日寧靜嗎？你以為發生這樣的考慮，而又難料你和妻姊姊的不能有了一個結束的關係，那麼你不做的表態也要逼着「灰色的生」，你自己也要過着「蒼白到了一生了」！

「蒼白到了一生了」！

合理建設法解決這個問題。家族的阻碍和法律的問題都是上面的問題。

雖然在法律上來說是「只要雙方同意，就可解除婚約」。那案案上只要能使脫身去，願意離開，就不必怕家干涉。沙生先生，願意如非離不可，也是同樣。固然就現理在社會情形看，事情也許不是斷絕身體，在那種情形方面向方是不斷絕身體，而替德麟設法的生活好好作一番打算辦法，自能解除法律的阻礙。一旦打斷辦法，很嚴密，可變作得通，自然首先得把這家庭拆散，再進行研究，看看這些人的家

[11] 602